

困學紀聞

冊四

毛詩字數

大毛公小毛公

毛詩授受

毛傳說合古

程子葉夢得

重毛傳

高子說詩
高行子受詩
源流
靈星之尸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詩

〔元圻案〕〔鄭耕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註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字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二云魯人

〔原注〕失其名

初學記二十

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

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
〔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明道

遺書曰

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
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
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

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初學記之說似本于此
〔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萇詩傳下引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鴉鵲與金滕合

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
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

源流于子夏可乎此說可以釋程子之意
〔書錄解題〕類書類初學記三十卷唐集賢院學士長城徐堅元固撰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

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

魯齊師緣起
仲梁子說詩
孟仲子說詩

曾申李克傳
詩
申公非會申
呂氏讀詩記
陸璣詩疏

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

孟子

二云高子齊人

（原注）謂

文王之聲亦高子也。（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爲詩皆高子也。
全云：「何說過矣。程子何以稱毛公哉？」（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則彼是也。（李王毛詩集解二十九）李逵仲曰：絲衣之詩，繹祭之樂歌也。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行於廟門之外，豈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小弁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爲小人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于小弁，抑亦失之于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丑所言是也，其二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余兄靜軒先生曰：淮南子主述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本于高子。）朱竹垞經義考卷一百書齊魯韓三家詩後曰：「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答張逸問曰：「仲梁子魯人當六國時，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會申申傳李克讀詩記

（全云）東萊先生作

引陸璣

草木疏以會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

（元圻案）一釋文序錄曰：「一

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呂成公讀詩記論訓詁傳授引陸璣草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并傳其太子戊安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說顯然三箋

詩六義分經緯

商雅頌頌風諸說
程名言篇備六體
太師言六義次第
鄭氏名箋之意

屠繼序謂讀詩所引自可信今本陸璣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爲之不知出何人手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爲可信則偏矣（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爲主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前詁後陳文義翦裁貫串如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撰（釋文序錄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末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因學紀聞議其誤以會申爲申公王柏詩疑亦詆其所敘與經典釋文不合

詩六義二經二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

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語呂與叔謂詩之六

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案）程子說呂

引之讀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

商雅頌頌之說然朱子大田篇傳疑楚茨至大田四篇

爲商雅良耜篇傳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

爲商頌亦未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商雅頌恐逸（元圻案）

曰雅曰頌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

頌之言誦也容也頌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詩大序正義曰）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

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朱子曰）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讀詩記）論六義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兼有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于大雅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商風七月）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商風以介眉壽以上為商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商頌正義曰春官箴章云仲春書蠶土鼓吹商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租吹商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商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商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鄭康成箋商詩以應商箴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商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商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商頌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為然也至宋而解詩者眾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等篇是商之雅思文等篇是商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所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飲商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為配天臣工為戒田官噫嘻為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艮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為商朱子既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商詩似尚為近古況周禮出于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數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曰）註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為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箋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為曲說也

逸詩篇名若經注首

（原注）射義

驪駒

（原注）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

（原注）左傳見昭公十二年

逸詩篇名遺
程首驪駒
祈招之柔

嚮之柔矣（原注）左傳周書

皆有其辭唯采芣（原注）周禮

河水新

矣夏采齊
肆騶新宮河
茅騶新宮河
水騶新宮河
鳩飛
唐棧衣錦詩
刪句
誰能秉國成
歐陽說刪詩
明崇尙生
開

宮茅鴟〔原注〕左傳鳩飛〔原注〕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

新宮斯干也鳩飛小苑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

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騶駒是也有刪兩句者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

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考之周禮〔原注〕伯

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

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

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

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騶駒〔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元圻案〕〔禮記射

義〕諸侯以狸首爲節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周禮春官〕鐘師諸侯奏鍾首〔大戴記投壺〕命弦者曰請奏鍾首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今無狸首周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漢書儒林傳〕詔徵王式爲博士時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公嫉式謂鼓吹諸生曰歌騶駒王式曰聞

之於師客歌騶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注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

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騶駒在門僕夫具存騶駒在路僕夫整駕〔襄公二十六年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王

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馬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廉廉取予不疑

周禮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鄭司農曰采薺肆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使工爲之誦茅鴟注逸詩名刺不敬之詩又昭公二十五年賦新宮正義曰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辭義皆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又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舊公二十二年左傳）公子賦河水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泰晉語泰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又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朱子斯干集傳）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周禮大宗伯注風師箕也兩師畢也（正義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兩師畢也歐陽公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鄆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禮記檀弓原壤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謂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邱光庭兼明書有補新宮三章茅鴟四章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奏崇尙生開三終孔晁注明明崇尙生開皆詩篇名案此三篇不知其爲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

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元圻案）宋范氏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

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時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惠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云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

賦比興諸說
毛公獨標興
體
吳鶴林詩本

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
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豈賦亦載
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後漢書文苑傳）張
超字子並河間鄭人有文才又善草書

鶴林吳氏

（全）名

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

心

（何）云凡詩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
一體也蓋必誤會興於詩之義而妄云者

毛氏自關雎而下總

百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

頌二注曰興也而此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

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

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

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

而比興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

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

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原注）
文心雕龍

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于此（閩案）淮南秦族訓關雎興
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

莫同時○(元折案)「朱氏經義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宋志一卷佚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云云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于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山曰「吳氏名詠」(案)「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二吳詠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終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鶴林集然則其人在朱子之

後詩本義補遺非其所著也「胡致堂與李叔易書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

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攷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

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錄以奉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

太史公年表序十二諸侯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與趙子直書謂三

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

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

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

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

〔原注〕「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鵲巢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

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閣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還書載堯典湯賈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

儒林傳「全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籍韓詩哉艾軒

軒說○「元折案」〔釋文序錄曰〕漢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

四家詩授受

關雎為康王

政衰詩

關雎至關虞

皆刺詩

鹿鳴四牡皇

華為刺

王風為魯詩

風賦十二

詩萌芽於楚
二南為江漢
地
辭一變為楚

公侯見周事

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外內傳號曰韓詩（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還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惟刑之靜（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徐廣曰）爾雅曰（詩也）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察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鄭漁仲大經輿論）三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范蔚宗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咏淑女以刺時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薛士龍浪語集二十四）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為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

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

於楚也（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語）○三元圻案（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為河洛召為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

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原平憂愁幽

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

肯宣諫（艾軒與宋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離騷耳與此條所引意同而辭異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

詩

汝墳篇夫婦
君臣義
周民猶生王
室

召亭爲召公
采邑

二南小雅遺
聲

風雅十二詩
譜
古樂有倡歎
散聲

珍傲宋版印

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元圻案）

（朱子曰）兔置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王氏安石曰）汝墳前二章篇於夫婦之仁，後二章篇於君臣之義。（王氏詩地理考引段氏曰）周

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及

陸氏釋文之說

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

在何縣。

縣何本作國

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

岐山縣西南。

（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元圻案）（鄭康成周

南召南譜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郡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唐書藝文志正史類）張守節史記正

義三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易撰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簫，因擇

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

無傳焉。

（案）今張子全書不載此策問

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

譜，乃趙彥肅

字子欽號復齋

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

（元圻案）（舊氏

詩記一呂和叔寄劉凡伯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難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杜鵑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詩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數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數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二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案今本卷數與書錄解題所載不同蓋直齋止載朱子本書今本所續二十九卷則黃榦楊復增修也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常舉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著復齋易說六卷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

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全）曹侍講放齋名粹中李莊簡公增詩說謂齊

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元圻案）鄭詩譜序正義曰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杜鵑皇皇者華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又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

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經義考）曹氏粹中放齋詩說宋志三十卷宋見紀聞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先采蘋後草蟲
鄉飲酒歌詩
合樂

王風在衛詩
後

作黍離或壽
或伯封
楚元王受詩
傳後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何云亦是曲說。全云馬永卿名大年。劉忠定第子。元城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頗真。子第

四卷中語。張南軒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斷劍。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言之。最詳以文多不錄。

新序

節士篇

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

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全云是因王風次衛。以王之首章爲衛之卒章。而譌撰此說者。韓

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

唯見於此

〔元〕折案：不可以爲衡詩以上皆逸齊補傳之文。〔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召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元王子富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爲郎。

曾子固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系離伯封作離離黍說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慮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穫之苗。乃自知爲憂之甚也。〔藝文類聚〕二十四：魏陳思王曹植令禽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譏。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念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樓吾與非吾子？飛勿居焉。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案〕此文無其弟伯封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

三載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案〕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妻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住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曰：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鄉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妻有笑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避。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宋莒爲蔡人妻作
衛宣夫人作
柏舟
息夫人作大車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莒莒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元〕折案

黎夫人傳母
作式微
申人女作行
莊姜傳母作
碩人
列女傳說詩
爲魯學

甘棠勿剪勿
拜
維鵜在梁
陟彼帖兮

黎首柏舟云云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雖終身不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採采之終于懷懷之况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又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第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又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已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項氏安世家說四）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於鄭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碩人莊姜傳母作也莊姜操行衰情而母救之也大車愚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復可論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毛氏序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

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

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

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案）讀詩記引之無身字之拜小低屈也

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

詩記 其 董氏引士丐說

（全）唐詩說無傳者今世祇存成伯璠說數紙耳○（元）圻案（唐）語林曰劉禹錫與

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魚管之人自無善事獲人之美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枯所以言陟彼枯兮言無可枯也以枯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剪勿伐勿折勿敗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斯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作伐非也（程）秦之演繁露六（詩）者斷也勿拜則不止勿剪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語林八卷宋王楙撰書錄解題云長安王楙正甫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楙之名不見史傳是書雖倣世說而所記典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韓文公）曰士丐官太學博士其字未詳（禮記）三引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作正文復引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註

周召南爲房中樂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

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

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

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

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下）云漢代謂之三調○（元）圻案（王）肅曰自關

雅至茅首后妃房中之樂

（鄭氏）周南召南諸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

（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

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名爲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神來燕享禮樂志作神來燕娛師古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燕戲聽此樂也（宋書

相鼠詩爲妻
諫夫

載馳以衛女
入詩
韓詩內外傳

樂志曰「魏侍中繆襲安世哥本漢世哥名今詩哥非往世之文則宜改變案周禮註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友說神靈鑒享之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維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歌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三國志魏劉劭傳)「致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敎官至尙書光祿勳

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建中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曰安簡先是劉秩撫百家俸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號爲通典

白虎通諫諄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

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

(元圻案漢書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子固字孟堅

天子會諸侯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傳論令固撰集其事

韓詩外傳二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

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

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元圻曰下文曰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